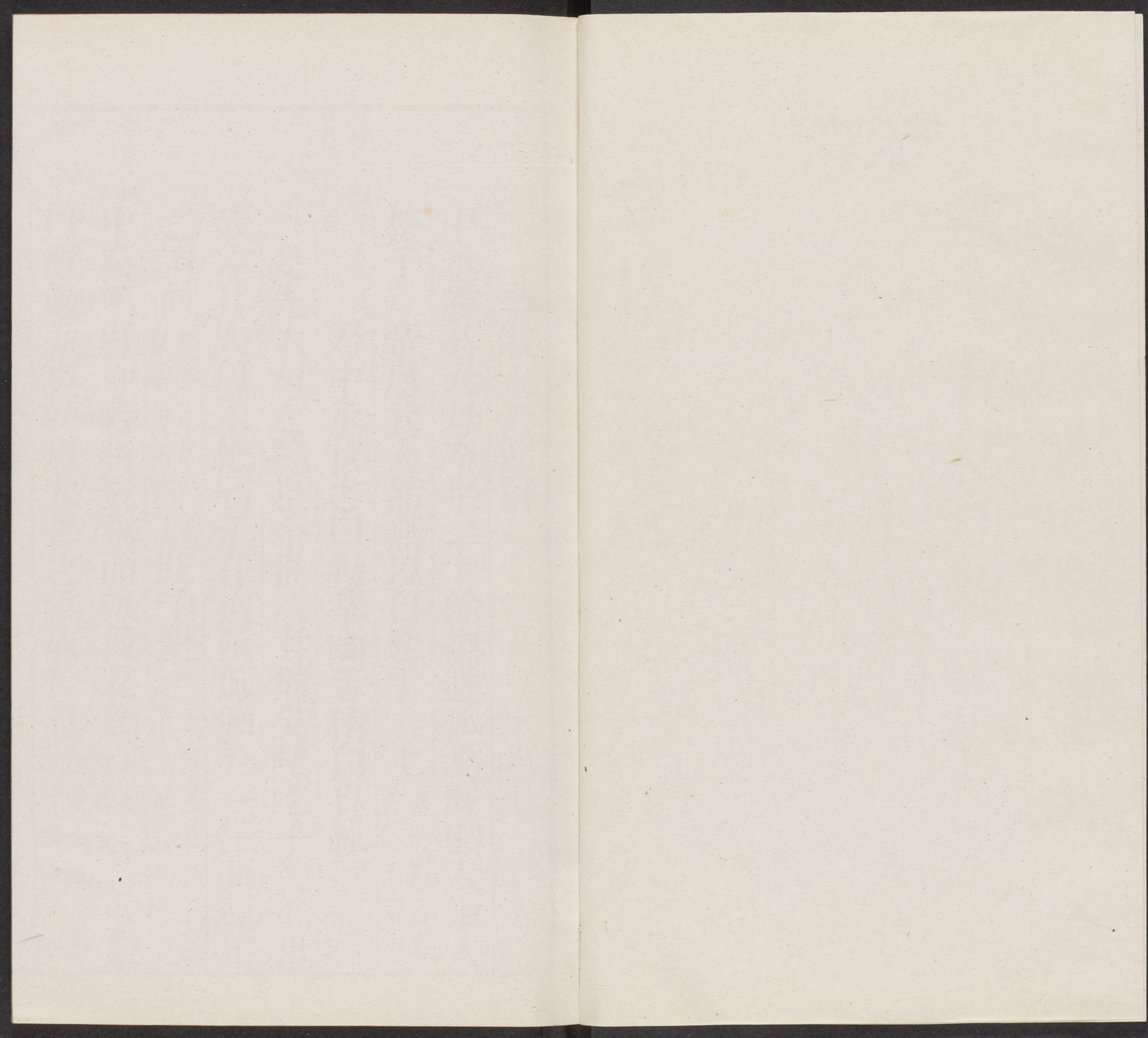


T5418/3991

8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李淑人大節辭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既贈太淑人

掩于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于上母既以孫貴受封故不得

先提起八個復表其字作案首下貞節乃中丞狀之曰勤萃幽苦精白貞純用八個字頌其

德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吃吃乎大節也

哉方其夫以永絕弱子在抱亟低徊於一往而藐諸

之謂何藐渺小也左傳以是藐諸孤跂予望之跂翹足也詩云誰謂家遠跂予望之

中廢不可知若將置焉而旋復是顧顧顧念也詩業

以黽勉孰與効以大果之為成仁也左傳畢萬滅魏還晉獻公賜畢

表其所以勤

向一分剖婦

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鬼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量
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後魏斯為諸侯

力計期此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未之即安者

匍匐拮据不與焉勤矣匍匐勞瘁貌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惟茲子遺

子無右臂貌遺餘也詩靡有子遺言無復有半身之遺也犛犛在疚左傳哀公誅孔子遺言無復有半身之遺也

瘡補音全敷勅遺遺一老訖疚疾用勛怛為勞即庶幾將來瘖痛

甚矣周南我馬瘖矣我僕痛矣瘖馬病不能進也而痛人病不能行也此借瘖瘖以形困憊之意

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殘形相拒毀體自絕始為

慘哉瘖矣壅闕閼血闕深密也血清靜也魯頌闕宮有血此借用之鼠憂不

陽鼠憂幽憂也陽揚同不舒展也詩鼠憂以瘖如在晦冥視聽玄黜雖猶

託于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凡事俱屏絕獨其

所為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是重蓄也

也幽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

不得舍也難乎其為心矣預防以自困致慮以自危

既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以微

惠逝者拂亂煩寃甘此荼毒苦矣荼苦菜也味苦氣卒能殺物故云荼

立孤難於殉葬善後優於捐軀即梓曰所謂死易立孤難之意二

倫是經二倫夫婦母子也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非假

於優以苟存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惟精故能經理大倫辨析

表其所以言

表其所以幽

其所以精

主毋

表其所以白

大蓋亦其質固有之。既自不飾，亦自不渝。不然捐軀

殉葬，本以為潔而益示其華，猶可物采非素以為行

也。死潔矣而猶有立名之心，則猶有華采非白也。光昭有家，泯於無迹，猶曰

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是常，不以作色

白矣。作色表飾之意。據其所不得於舍生之心，與其每窮焉

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不可移。

殉葬自竒，立孤自正，溝瀆之諒，匹婦一朝舉之矣。又

不然，非其性也。勤瘁不將以損之，幽苦不將以撓之。

乎貞矣。激於始絕而哀於已事，與操具猶言節完而身亡。

已音衙

表其所以貞

表其所以純

均之失其半也。此夫各成其信，非以為名而意自愜。

不鮮於慈，非以為功而理自全。故至于今無間然矣。

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率之自是，自致厥美，不遺

純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喘息相屬，命脉以之，神明之

胃。後世必復余，猶及見中丞為御史時，主課天下郡

國上計吏風裁卓然，自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徧歷

三臺，大績益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白

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回應前句

言中丞所狀

大母之妻道

即中丞所躬

自有之臣道

未一收掉尤

佳

題太恭人圖

叙起四圖而歸重在杜氏

第二圖通篇用似字作血

脉未復轉用依如字尤巧

攀龍家有太恭人四圖先後出示家人其一則相視

謂曰豈為太恭人言不似其一則競謂曰當為太恭人

似不似相半其一則不時謂曰是為太恭人也言其其一則

杜氏愷所為圖杜初為圖家人各言所以狀無不曰

有所似太恭人者此初圖在四圖之外且而移之第

二圖家人又言無不似太恭人者言絕也今稱杜氏第

二圖而前三圖廢矣乃余以杜初圖似矣及第二圖

成即初圖輒復若無所似者由是而知有所似不若

此正敘事中
雜以議論

無不似者之為工然必相形而後真得焉可以無似
無不似而術神矣古賢無所具列列女傳無不善畫
者莫能圖何哉史記田橫贊云田橫之高節賓客慕
義而從橫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

署音儲休無不善畫者
署匈奴所莫能圖何哉

漢圖休屠王闕氏於甘泉宮其子金日

封國

禪每見之涕泣然後去

詳見漢書

史稱秬侯篤敬

武帝以日碑捕

秬音托日碑
即休屠王太子沒入官者

反者馬何羅功封為秬侯

非其似必涕泣之無從非

故云秬侯也
武帝信愛之

其似必漸哀於每見非其似必不難於去之何以潛

賜姓金氏
潛音山

然不能自已輒不得以禁中為解乎

潛涕于貌詩云
潛然出涕言禁

中非流涕地但以其
似故輒不能自已

余見太恭人初圖蓋儼如也見

闕氏音胭脂
何奴后皆稱
闕氏

今圖蓋依如也太恭人稱未亡人四十年孰與秬侯
侍闕氏為羈虜痛哉乃逮今

天子賜命服稱太恭人二十年歲七十猶尚良食

尚能

飲撫三世膝下其日且未艾

艾亦訓老即
未已之意

彼即七葉

之貴何以易余哉

漢金日碑
七葉珥貂

是故以余從其依如者

而後知杜氏不可以一技論也

王氏即王槐野先生名維

王氏存笥稿跋

禎祭酒謂祭天神以酒爵之遷字也凡會同燕子長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司馬

享必尊長先用酒以祭地故曰祭酒唐司成館祭酒

其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已立矣

領六學皆以儒學優重者為我朝仍其制

安在引於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

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

也徒以子長所逡巡不為者彼方且得意為之若是

其自異爾奈何欲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

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即今翰林且三十年為文章其

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且三

三

三

三

三

三

此一轉又巧

王氏在會稽

李

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貨殖傳貧富之道莫之奪假令祭酒為文章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楊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司馬遷傳贊云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華質

大宗伯即南

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

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

京禮部尚書

文輅公孫陞

為都察院右

使去聲

副都御史忠

烈公燧之子

也

要言者在我

為要在敵為

害

輶軒所載言

其無所不有

王氏在會稽

李

風使者還且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章往往紙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二公謂宗伯孫公御史鄭公

王氏在會稽

李

書

報董學士

某不佞始偕計來京師

言偕計吏俱來也詳已見首卷

即海內諸搢

紳君子言文章必言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

私竊慕之安得附青雲觀當代之盛也

史記非附青雲之士烏能

聲施後世哉青雲士謂古聖賢立言傳世者非登仕路也自唐人用青雲於登科詩中其誤遂至今不改

久之乃辱執事三顧某於逆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

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恨之未有以報此自執

事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重執事誦義無窮時

史記

首言辱其三顧報

此言辱其推與不敢當

其徒誦顧某何人又至尊所推與謂其文章司馬子義無窮

長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其志行俊偉也某何人而

敢處一於此哉徒以在比部時比部註見殷母太孺人序多拓落

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東漢朱暉治臨淮有善政民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

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它實無以自見即不自量有所著述亦

復下里自好者為之下里字本國策宋王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

中屬而和終未敢齒諸作者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

事之心且執事以文學親幸之臣而不忘郡縣共理

之治是豈獨為愛其也頃當淫潦為沴自京畿千里

好去聲

當去聲

沴音戾陰陽氣亂也音注

雨為災也音注

仔同餓死人

骨也

使稱並去聲

從去聲

華音花 殿去聲

李骼蔽野而禦人白曰曰畫劫人雖有溝壑子遺又無以

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冠蓋相屬於敝邑率

不能飭厨傳稱其意飲食送迎皆極豐厚是為飭厨傳稱過客之意也安見

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

吾未嘗不得見也其在某上之既無莊助漢書作嚴助避明帝諱

吾丘壽王五丘復姓名壽王字子懃二人與司馬相如東方朔等並在武帝左右嘗

為侍從之望次之順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

莊助為會稽太守即其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哉壽王為東郡太守

固荅賓戲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狀矣莫不揀菟而

拮据音吉 居

某拮据為甚

爾風予手拮据言鳥之治巢手口共作之貌

官無蓋藏仰給

隣國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

之會大水之後壤土膏麗錫我來牟將受厥明

周頌於皇

來牟將受厥明於皇嘆美之辭來小麥牟大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也

此非所以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藉

以喘息云爾某何人至辱執事也

報顧給事

不佞某在諸生時已知 大廷之上有以直言動天

下如執事者一人也私竊壯之何為至今不錄乎法句

將受厥明蓋麥熟而為嘉穀之兆也

喘音咩鼻息也

諸生即庠中生徒也

本國策已見青州杜公迂愛引

奉睹疏草首言曠蕩以承天休何大

賢愛君之度卒抑邪佞指斥王巧又何謬謬國士之

風然不知執事論學狀知為廬陵

縣屬江西吉安府

毘陵即南

京常二君子所自友也出則王臣居則聖修 大政

方新昭茲求舊安得復謂無得而稱焉而願少須臾

為解乎不佞自棄越在田中

言致仕歸

念無以成大君子

聲氣久矣安得論及千里之外而寵以紀述以重不

習不能為也豈謂言公北學所嘗與多齊魯之間之士邪

子游姓言名偃吳人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所與皆齊魯間知名之士

不佞之於論學

毘音毗

王巧即書所謂巧言令色孔王註云巧好令善孔大也其言令其色而大包藏凶惡之人也

肇音召始也
初也又正也
敏也長也
貺音况賜也

實不敢知。然而論學美名。肇裡盛典均之不可不具。列而借以荅貺命云。嫌以孤陋自請。寧笑而置之矣。執事幸憐察焉。

與樊侍御書

耽音單
耽同

攀龍狂愚。為郡無狀。無善狀也值將上計。中者耽耽。言欲中傷

之者耽耽不已也執事數語。羣心沮服。而反側輩宴

然矣。光武曰令反側子自安顧猶攀龍所及知也。他如彌縫積

闕。延賞虛聲。凡使攀龍不得蒙詬當世。而表見來茲

者。豈能盡萬一哉。攀龍固有不報之德於執事者。如

詬音厚
也

慶音秀
貌

駮音泰

此而執事竣後。一郡國吏復裒然。疏中也。言上保本復上薦疏

也。愛人寧復有已。時邪。即平仲脫驂。史記晏平仲傳越石父賢在縲

紲中晏子出遭之塗鄭莊推轂。鄭汲傳鄭當時字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

於厄其推轂士及官屬亦蓋兼之矣。假令史遷而在

忻忻執鞭。司馬遷作管晏傳贊云假令晏子況身受

其賜者乎。攀龍殆無能為報矣。

報宋侍御

昔在不佞。謬惟附驥。史記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蓋謂蒼蠅附驥尾而致干

里喻顏子因兼始視事。同舍之雅。重辱高誼。輩鮮儷

忻欣同

同舍謂同部

署也

與樊侍御

三五

儷音利偶也

末時士大夫稱名御史者必曰唐子方

焉蓋猶及見冢宰許公所試足下奏疏扼腕時事侃侃骨體之風以今觀之登臺攬轡澄清西蜀漢范滂為清詔

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稱名御史惟其有之矣詩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雖不佞自棄越在田間日為壯之

壯其與有寵光何可極也氣節

與汪正叔虞部

契闊不奉嗣音契闊隔遠之意今豈胼胝為勞也詩

但為改歲聞足下在桑乾河時幾不免魚腹之厄幾

死而葬於歸然以梁上獨存也賦云惟靈光獨存審是將

胼音駢手垢裂也
胝音癩足皮厚也
嶺音魁

謬緣同

解綬與解組同組綬皆綬也

相去聲下

同

易去聲

好去聲

也
氏音底金

無令僕病悸乎悸音計心動也漢霍光曰田延年誠

朝廷使我風塵下走有人乎謬公即魯之側明年上

計京師為十日之飲秦昭王與平原君約為十日之飲與足下大撫

肝膽解綬去矣其在骨相足下視其惰氣凌人豈為

暴貴者乎時者易失即足下雖有同室之鬪不可三

日不見元美也子相宗臣明卿吳國倫字亦諧夙好足下

素稱折節何難於遊是酒人哉酒人見長典徐弟辱

有兄弟之好敢重及之郡邸蕭條其於高枕唯日不

足主恩不可不知矣餘悠悠無可稱述足下前

勝音升

窺音纂

旄音毛

不佞之居是邦也。大夫之賢者不勝可事也。而失計

杜門。竄伏草莽。妄附不入城府之義。遂致使海內一

人如我公者。亦阻於道左。而無以慰干旄之私。干旄

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詩子子干旄。不在浚之郊。言衛大夫乘車馬建旌旗以見賢者。

佞亦復不獲望見顏色。愛學清燕。徒日就于孤陋。奈

何免自棄之誚於長者。惟是必聞其政。竊自淑艾。以

安堵餘澤。而高枕田野。安堵借意言得。以安受其餘澤。此所為賜不

可使知之矣。不佞日為郎時。嘗過殷正甫。即相與誦

誚音醜貴

也

堵音楮

已音倚下

足下以至今日。幾二十年嚮往何如。不佞業已廢情

輒辱不鄙。重所委命。不及面謝。不敏。率爾屬辭。極無

以揄揚太夫人萬一。不能盡萬分之一。亦恃有嚮往我公者

三數語。其內可藉以起居而已。然才已止此。幸笑而

置焉。

與宋按察

某不佞辱惟夙誼。心竊嚮焉。以自淑艾久矣。而執事

者屬領周大職方。今兵部有職方司掌地。圖峰候四夷歸化之事。于時胡越

匪茹。詩獫狁匪茹。茹度也。言獫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也。簡書可畏。又云豈不懷歸畏此。

淑艾即有私淑艾者

柳子厚黔之驢云伎止此耳

簡而不出帷幄之中。談笑以禦外侮。天下固想見執

事為人也。即不取卿貳廟堂之上。使四夷惴惴汲汲。長

孺之在。朝廷言其慙直似汲黯而造事蜀中。為壯遊邪四

地古蜀不佞亦既祇役三秦今陝西按壤大邦。咫尺德音。

愈覺形穢矣。王武子稱衛玠曰與吾甥並坐若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不知驚惰

何以自致。惟執事者有以教焉。

報賈守準

風雪之夕。孟津邸中。綈袍戀戀。故人者見耶。范曄曰以綈袍

戀戀有故人意某數年辱同舍之好。察守準者何矣。雖德氣

素甚高。即一言不相應。未嘗假顏色也。馮唐曰一言不

以法不佞如其狂恣。四出顧無異視骨肉。此其知遇

豈時俗見乎。某有心。即一值守準哉。未嘗不縷縷所

為我聞有命者。無隱也。詩我聞有命不敢告人宦迹不居。動輒

如新。不居無常處也守準寧能捫舌不念某乎。詩莫捫朕以

大庇入關校士。且三月。惟地之杌隉。亦惟某其尚有

戒。覃懷安堵。亦惟某為守準賴焉。周書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

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係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係於所任一人之

是也

祇後祇敬也
言敬事三秦
之後也
咫尺言其近也

綈音曉厚
增也恣音

為
好去聲

縷音呂

捫音門

杌隉音兀
業危也

與邦孝廉

栖棲即栖栖音西

某不佞即雖栖棲不自止。然窺於去就之間得足下馬。可謂狷介不變塞之士。世之君子居則曰吾有未遇耳。彼何為逐逐為富貴容也。貨殖傳游閑公子師冠劍連車騎亦為富

也 瞻其武量 史貞容

非必臚仕即且與計偕。見有富貴之形已先汨

居 拮据音吉

於拮据。拮据借鳥之治巢手口共作以喻其勞而執事獨自堅也。間有

不自制則名為求仙以澹其心如執事者豈不善學

原思邪。原思即原憲狷介目守史稱其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

與青州林使君

長去聲

孔邇大政殊切瞻依。詩父母自棄以來日違長者墳

惟于旄之寵儼然辱而臨焉。于旄見前報所謂從天

而下矣。趙涉說亞夫曰將軍何不出武關抵洛陽直入府庫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

其惟鄙陋仰挹風裁竊幸何如聞公秉筆郡志不佞

四境之民也方且庶幾望見制作之盛何乃過聽詢

于芻蕘。詩先民有言詢于芻蕘無亦以王公則嘗謬交某而屬

非其任所不恤邪然公命之矣謹輯數語以示其雅

所願以頌此公於不朽者無由而因以冒僭踰之罪

苟堅制作君子之意笑而置之無恨矣若所謂罪則

旄音毛于旄汪旄於于首也于旄皆然

謹輯數語以示其直貫王

僭踰之罪為句

三音無
它他字

亡論其不敢以不佞從它郡中奪諸賢大夫君子權

游俠傳郭解曰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即諸賢大夫君子所為

創議與修者志將有在而世家相沿蓄之耳目亦復

待此而後發又所謂其事體則然哉愛人以德檀弓

日君子愛人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是所懇於長者其憐察焉王公

雄古所著述可收之藝文者似不但所寄二碑矣

報王崇義

其不佞曩與執事分符而出者今且四載矣栖栖風

塵中為五斗米罄折道傍陶潛不肯為五斗米折腰束帶見鄉里小兒罄折曲

淄澠二水名但青州屬山

腰俯伏之狀孰與執事浩然而歸高臥淄澠之土也

與謝九式

僕也惰夫何足與言詩而辱足下誼甚高即未能

一和已又亡一介之使稱至意而猶見屬不置重之

錦篇經緯繁密直奪七襄之效者詩跛彼織女終日七襄此借以言文

章組織之工似之絢然盈目何以得此於執事然不佞聞之

襲君足下才力可以無遠不造而尤不棄芻蕘之見

斯不佞之所有效於左右者也文有所必不可至語

有所必不可強與其奇也寧拙漸近自然斯公翰當

已音以稱去聲錦篇謂佳篇如錦綉也

強上聲當去聲

聖冕

巧而不用者也

此借公輸以言不必用巧

此或有當於足下哉郵

無正以輕車良馬上下九折坂無不極材盡技矣無郵

正即郵良伯樂也為趙簡子御假令改轍乎康衢之間何有於一日

千里也然後乃今芻蕘於足下雖謬不恤焉

報張幼子

久不聞問日以耿耿耿耿小明不寐貌也詩曩讀計

書見君家伯季交萼同輝為踴躍焉蓋謂兄弟同登科也唐玄宗作

惟二鳴編乎明珠在旁已慙形穢冠玉其上重使心

勞不佞何以自免將無令觀者披華首簡而顏色日

假邪即足下一顧力也蘇代曰人有駿馬欲賣之見伯樂曰比三且立於市人莫

與言願于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價伯樂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此所謂一顧之力也

報歐楨伯

以余致觀楨伯則必裒然一國士也黎惟敬於不佞

蓋嘗為信宿之好一宿為宿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落落爾十年不遺

一字書落落猶疎闊也光武曰常以為落落難合彼一時也量無以與進

斯至今置之未為不厚也乃足下崛起嶺南論交海

內不佞未嘗傾蓋望見顏色孔子遭程本於途傾蓋如故何以槩

勞不佞何以自免將無令觀者披華首簡而顏色日

假邪即足下一顧力也蘇代曰人有駿馬欲賣之見伯樂曰比三且立於市人莫

報張幼子

其

言為足下之芻蕘其言採也

夢鄂同化之倍也交萼節所謂並頭蓮也喻兄弟之同登

周勃曰陳平雖美如冠玉

中來必冠

以玉光好外見中無所有

褒音秀下同好如字

天

報張幼子

其

巴音以下同

巖後至千里

悻于曠者不止千里隔也

於心而三勤存問務得報而後已此其尚友自信不

回豈彼悻悻于曠之微可以計不朽一大事哉奚啻

千里稱書簡曰干曠與竿曠同竿竹簡曠木簡言相勞問也列子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曠但

足下巴游子與明卿間則不佞夙昔與二三兄弟周

旋中原者惟此氣類足下何患不佞之終無以效左

右乎諭引請謁江湖之語誠不佞僻性不可遽移

然謂門墻太高則吾豈敢又使少年盡夫倒屣楨伯

何貴焉漢蔡邕賓客填門聞王燦至倒屣迎之謂澆忙倒穿鞋也蓋敬之甚不佞所為

不同郭有道而同一弘獎風流如此漢郭泰再舉有

郭有道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足下總角事黃君即青冰自許誰能

易之楊誠齋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出於水而寒於水此喻蓋賢於師也乃余所謂

楨伯必裒然一國士也諸詩有格微辭兼到其白雪

樓黃河中岳長陵陽翠師子南內等篇尤為雄麗

蓋耻為輕便專求與象正盛唐諸公擅美當年盛唐即杜

生有言子美李太白時詩文之極盛者而足下所繇以羽翼二三兄弟者兩

矣惜也公實過化言梁公實早死不見楨伯于今日則又不

佞河山之感言交情之久如山如河因楨伯而有感也而願足下自愛不

白雪樓等皆詩篇名

劉先主曰孔北海亦知人

聞言劉伶即此意

此意

淺

報襲克懋 二一首

莊子送死過
惠子之墓顧

謂從者曰郢
人堊漫其鼻

端若蟬翼
匠石斲之匠

石運斤成風
盡重而鼻不

得郢人立不
失容宋元君

聞之召匠石
曰嘗試為寡

人為之匠石
見孫權軍伍

先別計已耳此寂寥獨奈何朝燕笑於一堂而夕瑰

若於各天一有欲言誰其為郢人質邪見上勿謂夙

昔之驩呼罵局非數也入夏內屬備所為疾內屬妻

呻吟發屋久之乃定不佞不能一日干城又奈何今

歲為田疆作餅事顧有獲倍諸老農家黍畝七石酒

本是足琴書靜好杯勺之餘攬持小豚犬於膝上曹操

曰臣則管能景升兒子豚犬耳故今人謙稱兒子曰豚犬唾籜

斲之雖然臣
之貧死久矣

今自惠子之
死也吾無以

為質矣吾無
與言之矣

漢有鄉舉里
選之法

溺簡不知其不可也

楊惲書誠荒淫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此言抱兒自適即吐口液

於書籍溺小便於簡
冊亦以為自得也

克懋視予豈不 聖世一逸民

之放達者乎八月間

幸太學克懋觀光易觀國值

茲曠典勉之必捷秋闈南海之羽出疆而後珍喻本

中入大學勿謂猶吾鄉舉里選也殷少宰亦謂克懋

廷試褒然為不盡一等者之首以付天官藻鏡愈精

矣

報襲克懋

許殿卿不可謂不知我至其知我而信我懋卿一人

耳不佞十年田間如一日懋卿蓋嘗窺我豈有望意

於世也起而應運數之會輒不自量以犬馬未填溝

壑言未及欲復作秦中故態以報舊好秦中即陝西

已音以

為去聲

按察副使以不合於督撫乞骸骨故此云尚復仍其故態也倏去倏就三仕三已

如調世然戲世俗然不為造物所羈而行藏天游終

焉高引以身寄之即不佞不恤矣所即命駕之浙滬

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蓋為當路所以處我者之地小觀後命

徵夢上言世徵驗其夢

徵夢卜云爾商高宗夢得傳說周文王卜得太公除目如雨不佞乃在

積薪汲黯曰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則又不但尋常視之甚以為

陽喬所謂無因至前陽喬見送汝南太守序極綸錯餌註且然且疑將

收將棄久斯玩玩斯至矣而後不佞得以絕類離羣

疎諸來者又奈我何不佞難於處以是為豫待也此

唯下悃非懋卿知我而信我者不使槩聞不佞乃今

一以安焉興盡而返耳王子猷欲見戴安道至中道興盡而返

報魏司士

曩唯欲領公寵而延款門下視昔關中之役驩焉一

堂者時也則十年於此矣菲劣乃叨今命用刀筆吏

案牘自苦安得若我公據九鼎演丹經服食為樂乎

總是欲致仕歸之意

關中即陝西

九鼎當是丹鼎特借用耳

報周司士

不佞何幸公之臨是邦而理之也謂父母孔邇

詩雖則如

燬父母顏色斯日承之耳奈何不夙戒焉而適館則

車駕出謁矣至今怏怏唯緇衣之愛未致

鄭風緇衣之宜今散

而其無能為後所恃

以匡不逮用錫貴省者未請也戀戀可知已

與朱大司空

公既保釐東土有甘棠遺蔭焉

詩蔽芾甘棠勿剪勿

而尤急于愛

怏音秧怏怏不快意貌

蔭音印庇廕也

報周司士

不佞何幸公之臨是邦而理之也謂父母孔邇

燬父母顏色斯日承之耳奈何不夙戒焉而適館則

車駕出謁矣至今怏怏唯緇衣之愛未致

而其無能為後所恃

以匡不逮用錫貴省者未請也戀戀可知已

與朱大司空

公既保釐東土有甘棠遺蔭焉

而尤急于愛

葑菲音封非

養人才不佞如某自廢之餘人難倡始公蓋謬以詩

非疏之薦章為羣公望

使其有終不敢自棄之心以有

今命一顧之力

豈其微也

不然中丞大夫所臨豈少

諸賢且達焉者而某乃褻然在列此何能忘之既已

薦之而又勸之令樂於行以終前誼必効之國豈但

吐握之節哉

樂音洛

周公勤於見士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

亦惟平成不績

既建百世之利胼胝自慰

胼胝音駢痴手足重

與朱大司空

三

報劉少司馬

汗音烏 好去聲 倭音窩 名

某不佞汗不至阿所好。惟是朝廷大計。其在于今

獨倭與虜耳。自公一人左顧右盼。身掃平而填禦之

南北倚重。功蓋半天下。焉豈其微哉。寵光門下之士

而其誦義無窮時也。賜示諸疏。扼腕狀之。三復其文

閔廓深遠。史記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閔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老成謀

國務出萬全。所以動輒取効。報可相聞。其力由是也。

報可者得報命。而可其奏也。創舉三章。蓋慮或有異見。則公之心

可易言邪。然已辭詳法具。足服衆論。加以夙望巋然

易去聲 已音以

巋音奎

就盛則雖某愛莫助之。詩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註云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

仲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之也。而識者固

豫卜公泰山之安與。國偕休矣。不佞自廢越在田

野。孔邇干城。幸蒙餘庇。詩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化行

俗美雖且兔之野人亦赴赴勇武有可用之才而可為干城又奈何不忍一日擁

篲之後吹噓及之。漢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喻能吹噓其氣使枯木復生也故今

薦拔人謂之吹噓不恤自累其明於公。卿間何以仰荅萬一

於是也。承命為序。拙陋無以奉大典。藉候起居云爾。

唯左右笑而置焉。

干讀干

篲音惠掃帚也燕昭王擁尊郊迎鄒衍

與王中丞

唯是我公邁

今上改元之會隆慶總持風裁綱紀維新之政著尊

國體養一代作肅之體以中正大觀為當朝重易曰大觀

塚音院其在上中正天下翕然壯之也某外藩掾屬言如外藩之屬吏

日嚴入 賀上謁西臺聽公臨飭臨飭見送汝南太守序憲度

耽耽職用儀庭爽然思戾至今念焉起居燕閒吐舖

延納一卽溫厲故舊不遺亟承枉幸未及繼見已於

事而竣矣齊國語云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某既以不待失辭

已音以

不同

祿音彖其

字從木者

字從才與

塚音院其

擊與攬同

長上聲 聞音問

長者未謝不敏而公之手教且及其所為欲私之者

意蓋閔如有不能盡德音可誦也某何以有此于公

而薦寵下輩若是乎勿亦延擊海內得士自喜若所

謂王大參兄弟者其人感非常之遇而効一藝承藉

光靈亦自某始乎長君世胄高才異聞揚馬後賢麗

澤交映擁之膝下足矣猶尚接引旁求以共永譽可

不稱休休之臣哉

與劉按察

不佞起家田間得足下不以為鄙數千里託僚友焉

詞自典腴期 朝可誦

得足下不以為疏則官聯事居聯舍也朝夕繼見與

寢相聞在跡已然而意獨嚮之此無他創合易德新

知易恩此不佞所感於足下者不啻平生之誼矣出

攝于海時也日相存問使不佞置內顧而安焉

入賀之後選舟命之俾良于行均勿論已

辱賜雄文張誦中堂日為三復獎與過

情見者儼然因為不佞此行所借以為重不在一參

政而在大篇矣則何幸而有是於公乎

與蔡按察

特滄溟起浙

江按察副使

視海道篆故

日出攝于海

俄遷布政司

左參政秦萬

壽表入賀故

曰入賀之後

重書

憂

于行謂道途

跋涉安穩也

大篇指

賀軸

二句見曹植與劉季

得無

內顧

良善

也良

也

要音腰

晤音悟

春秋定公五

年書於越入

吳曰於越者

從其舊號也

士有初若涼涼而馴至不厭不合則已合則久要焉

者由是相與以成同心之誼焉者由是而見所謂善

交也足下其人矣某不佞起家自廢陋無以信乎朋

友唯公謬相推與一再晤言遂示肺腑舉觀所指果

多戒心使不佞免於取戾也足下愛我哉於越萬里

於越即越地

今浙江也

於海上何必中國聖人矣

周成王時越裳氏重三譯

不揚波三年矣意

者中國有聖人矣

不任大願公其有意乎

與殷按察

長上聲下

同 趙且音咨 且行不進 之貌

之貌

已音以下 同辟音屏

先是不佞之越在田間者十載矣自陋以不奉長者

于浙之役趙且甚焉歸去來辭云足 將進而趙且則公實在此不

佞可以故人自恃而得免於後之君子使少年輩勿

疑焉稱甚大惠姑勿論已即辟衆而言時事動見千

里至今一如所料不以疏而諱之出腹心相示子厚 誌銘

去握手出肺肝相示令某得辱意氣之雅以是不鄙何以報之

公蓋自給事禁中望日傾朝望日即所云依日月 之末光謂近君也其

於出參外藩緒餘乃爾雖按院首刻薦疏謂之薦刻 以此公為舉首

刻音掩

厠音翠

故曰首 刻也破格待之何以盡公而至以不佞厠諸長者

之側使謬附驥尾以為某重顧以累公坐損所不恤

矣平生長者而天從之願形穢自忘形穢見與 宋按察書則不

佞雖僭亦不失為知所嚮往之効敢不益勵以求比

迹萬一也入 賀捐餽既以方命不恭兼復小嫌仰

違矜念使大愛不遂所施淺哉賴已竣委所委任者 已竣事

東還視老母計春之任以謝諸惠然公已江右秉憲

矣舊知政之政何以告新知政乎然不佞似更中廢

者田間戀戀奈何惟長者憐之

方命逆其教 命也

竣音俊

更平聲

與李愈憲

公既按河南百度就舉。而法不借權要。精明之氣達

以風生。古之真御史矣。宋唐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者必曰唐子方

乃輒遷去。使不獲竟其所施。國家求賢。唯是其才。奈

何。卓有成效如公者。乃輒報罷。而覃及遺逸。以俟未

試之虛名。即世之見或以軒輕。軒後重也。輕前重也。詩戎車既安如輕如

軒而秉憲一方。大監羣辟。亦自隱然一重臣。又奈公

何。然上之諸臺使者。次之藩臬僚友。交委而互議不

能徑遂其所欲致者。有之則公之心良苦矣。不佞私

覃音談
俟侯同
輒音致

使去聲
臬音業

此處折有
虎謂更奇崛

竊窺之。公不言也。公固不言。而識不佞私竊窺之。是

知已者益深。公蓋嘗不得於意。而相示以色。蓋謂與

余為同心。何必言矣。古蓋貴浮沉。即使精明之氣蓄

而為渾涵之度。公豈不願之乎。雖西蜀在萬里外。含

飴而弄幼子於掌上。亦復甚慰官情。漢章帝欲封馬氏諸舅明德太

后報曰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適慈母之惓惓。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

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乃止。尚記不佞叨轉時。惟公以謂

廢十年而起家。五月以參藩。奚云遲也。愛我哉。即有

冒進。適重余過。亦弗願之矣。是役也。已於事而竣。東

滄溟亭告十
年用薦起浙
江按察副使
凡五個月遷
布政司左叅
政故李愈憲
以為非遲

詩終遠兄弟
謂他人父世

哀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

開音汗

臬音業

屏翰屏蔽之意也保釐安而釐理之也書云命畢公保釐東郊

長二聲

還視毋恐夙昔自棄之念復萌將遠高誼不無望於賜示者謹先候謝如此。

與宋僉憲

自山以東稱閭閻渡江而宦遊者有人哉遵海而南

開府甌越以陳臬一面者公邪書云汝陳時臬事臬法也此云陳臬一面

者當方面乃崔公分藩而守境土相接互以犬牙屏

翰萬里犬牙言其地交錯如犬牙之相制也郭公坐而為保釐主不佞

勉承大邦之命使得藉公與二君子重庶幾無大戾

乎然卓績異政既以疏聞甌越當不能久借長者此取

願借寇君

一年之義吳興劇地何以教不佞使無隳是職而貽

閭閻之累

報吳道鄉先生

某輩自以狂簡睹今之俗郡守不復致士招延士類而士

亦不復附焉每歎在昔及門之寵曠古一遇矣閭閻

廣平盧公拊髀當朝拊髀拍股骨也漢文帝拊髀思廉頗李牧又未嘗不

稱述先生命世之才節鉞一方國家何憂胡虜也

此自時輩所雅推重先生者不啻其常耳乃前以法

家超異取忌羣流不盡所長萬夫失望何也易云君子知微

拊音府

髀音皮

長如字下長者上聲

長二聲

已見道鄉先生

七

知彰萬不佞某十年自廢業已削迹絕迹不行也孔子削迹於衛即

夫之望此乃忽有此小草渡江相温問謝安遠志何以又名

為小草引此日不忘作秦中故態歸返田廬見前又

言其復出也懋不自知其不可者獻歲走謁諸院且圖起居丈下報襲克

而使者儼然臨況矣況賜也田蚡傳云將軍乃幸肯臨況魏其惟是長者

之請猶限于舍館之私即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之意而寵諭之

頌顧早慰乎樞承之願樞承而承教為甚幸乎伏讀免錄

有如天日彼已飛塵笑而置之耳

與吳道鄉先生

使上聲沈既同

樞音驅擊衣也乃兩手樞衣而行

譎音前淺也少音李入声

弱也道音換逃也

長上聲

難去聲藉辨難也

念公不報之德未嘗不欲千里負擔一謁門下也顧

以薄羈畏人兩過函丈而不敢入師席曰函丈函容也左右席間容一

丈之地欲其則官之為俗物可知矣雖翁愛我意已

及此而示眾以謏劣之形不肖亦不能自道其罪也

然旋後復以疾作未堪樞承已見上篇不獨薄羈之畏人

者抵省自冗愈增惰氣視昔十載偷安不能奮飛矣

衛詩靜言思之不能奮飛言恨不能如鳥之奮翼而飛去也向見三長兄英才雅

質均之大器鳳穴之毛無弗五采桂林之幹動以千

霄鳳毛五采千霄謂樹木高言有賢父又有賢子也翁撫之膝下經學相難

異聞互發。家庭之美堂。構之樂快何如也。書云若考作室既底

法厥子乃弗肯堂。乃肯構。言父作室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引此言其子之賢。能承父志而成堂構也。

孫輩留神推哺。餉以珍果。韓信曰解衣我推

我使預含。餽之慈加于骨肉。曷敢忘焉。

餽音堂。和餽也。

報王按察

不佞孤於中州。秉憲之役。謂河南。按察使即雖不敏。而所願

大賢相承。以蓋積愆者。未敢以衰毀忘焉。顧何幸乃

辱故人如門下者乎。喜愧交并。不知其所自託矣。兩

奉雄篇泱泱大風。禾子札聞齊樂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意。唯公高

洪音央。深廣貌。

才。視此末役。搦筆過之。所願嗣音惠示。時借顏色。必

不負讐言之報也。鄒陽書無言不報謬承查公推藉。加

以門下蔽愛。即鄙拙見以為可耳。言忘其鄙拙也其在某蓋

嘗內省。豈堪一言入梓。而累二長者哉。查公丰標清

粹。不逃賞鑒。儻再卒業門下。所就豈但此也。時念不

佞嚮往同之。其為友誼篤施高致。君子之情尤為銜

遇。其傾倒門下。從可識矣。許史註於疑口。而心跡未

雪。得無不遺憐察否。吏旋附候。不恤繻縷。音羅。呂與

報徐僉憲

柳寄許孟容書云秉筆親。綏神志荒耗。親綏言之長也。

邱音底官之
旅舍曰邱

也 溘音渴淹

也 隕音又
驥音付
勞去聲

長上聲

樂音洛
勞去聲

不肖孤積惡斯極。無論不得朝夕。君子以勸終後也。

即公所迎養伯父母大梁南邱中者。下車纔數日耳。

而先慈乃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溘倏忽之意竟以不返。

悲驩懸絕。能不重某隕越之悲。猶幸推愛百爾賻贈。

愍然勞之得。大事自効。為如貫之誼也。詩伯氏吹塤
仲氏吹篪及

爾如貫言我與爾義如兄弟和
如墳麓勢相坎比如物之相貫何以敢忘。

報徐僉憲

不佞孤之不託于長者也。念屬是時。出則奉僚友之

驩。入則稱慶于堂上。為樂不遑。而諭相勞也。蓋謂有

人焉。儼然在哀服之中。檀弓秦穆弔重耳曰雖一日
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

之雅。苦塊依依。禮記父母之喪寢苦枕塊哀親之在
上也註云苦草也塊土塊也以草貼

睡以土塊枕頭正為親
在土故不忍寢於床視彼祖臨載道。祖送也臨
弔哭也寒

暑懸易矣。而下存不置。何以得公于此乎。性自厚德

不敢不知已。

報楊憲副

不肖孤乃於茲值先母之變也。何睹而非其慘然者

乎。猶幸朝廷之寵某。得以階葬先母槩大事。言得
以已

之官階封贈其
母而行塋祭而尊親之至。人子由以自解。孰使孤

哀音催

苦音規

塊音魁去
聲

已音以

長上聲 泉音業

也 濫音濁淹

勞去聲 賻音付

隗音委

起家秉憲以長我臬中按察法司故謂之臬非少傅公乎大德

久不報而老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豈其自意竟

不能一日待履任之吉而須臾供役以効積悃也河

南按察使越四月乃辱慰勞追及賻惠財曰賻助車

馬曰賻所以助生送死副至意也戚然動兄弟之誼天之不弔而公

實愍之至為廢禮徹樂以隆不歌之寵子於是日某哭則不歌

何足有此即士風之所歸厚自隗始也燕郭隗謂燕昭王曰君欲

致士先從隗始重難圖稱矣

報方憲副

聯音春義 同

長上聲 締音帝締

不解曰結

己音以

某不佞自筮仕以至起家所辱諸僚友未嘗不睠然

嚮往願締四海之好也久之跡定必間得一長者如

公焉而事之托不佞于大誼于浙之後如殷中丞一

人入沐更公一人耳不巳難乎而忘之顧不佞所嘗

誦公德雖未出口而翁中丞近疏實獲我心言得我心

然也詩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則某向所事而托焉固知千載一日

也抄冬先慈大襄襄成也大襄成其葬之大事也深

惟遙庇改歲病勩勞也方圖聞問而使貺儼然下存既

追祭河上又申賻里中以為荒隴寵榮賻註見報不楊憲副書

賻音付隴音龍大坂

報方憲副

六

也稠疊音
酬跌
經音坑
報音喘
焯音照

佞薄劣無以揄揚為報乃勤稠疊如此自惟有以成
公初意而已矣。曲士之懷不敢以遂其經經奈何然
汗赧殊甚愈難稱荅統祈憐焯

報傳僉憲

孤不佞州中之役乃得託夙夜之誼於長者也。即夙夜在

在陳之遇驩若平生三接之寵餅疊用罄。酒多珍

殺間出。味多洵于欵洽。洵沉酒也從者忘興矣至今未報而

先慈變作奈之何哉荒迷失計乃辱悠恤。南荆之將叛也其鄉

不遠千里遣使臨

長上聲
餅音併
同疊音雷
酒樽聲音
慶盡也殺
音滄間去
聲酒音勉
沉溺之意
從去聲
使去聲

形音同

祭重之腆儀彤弓大帛不一而足。彤弓朱弓也其薄劣何
敢有是於長者乎。

報歸德潘別駕

不佞孤業已違慈所由以扶柩汜濟者。汜幾也言將濟未濟也易

其大節也天實不弔。不憫而公匍匐於河

上。詩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執紼用勩。紼挽喪之索也勩勞也致兄弟之誼

者故人乎。單賻臨奠惻然此心

報謝祥符

先母之變倉卒暑伏。六月蠶種之外計無所出乃謝長

紼音弗
勩音異
賻音付

汜音吸

長上聲

者誼為棺槨遠莫致之則足下會車以載式遄其行

匍匐音浦

式用也遄速也言速於行無道路留俾不肖孤得以

白

當大事於什九匍匐為勛也勞賻賻稠疊賻賻見報儼

賻賻音付

然臨焉為我心惻易曰井渫不澌不維親不忘敢忘足下

乎

報張肖甫

耳者

改元之歲先妻襄事矣襄事見報方憲副大襄註帝命尋下乃

檄音吸符檄

先太恭人捐簪珥而犒邸走也千浙之後蓋奉檄之

心書也

情漢張奉慕毛義名往候之府檄適志以義守安陽合義捧檄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後義毋死徵辟皆

不至奉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渡江周旋元美子與二君

也

子鼓足抵掌未嘗不念逃矣西土之人非滇則粵

王秉白旄以麾曰逃矣西土之人○廣安得厚集禹

會壇王帛旗鼓以快平生生成說不朽某亡論凡六

月自藩入賀再晤二君子雄飲海岱之間相視飛

動卽舉酒逢酌亦惟二三兄弟遙駸駸生色如從楚

蜀起者元美得足下代固奇而所代復不佞豈不益

奇所以不與黨乃二三兄弟翩翩維新之會耻且彙

征因以自兆俾免聞耳過此則雖元美乞骸之疏行

酌音列去聲以酒祭地也

駸音侵駸貌又行疾貌

間去聲

跳音條躍也
寢音義睡
中語也

豈為遺憾哉在昔學士大夫掇拾聽說掩其不技如
元美所謂跳而匿諸理者不自知病寢矣言如病中與夢中說
無分曉也話皆朦朧即輒據顯貴終豈謂此輩效也足下自負

才氣不欲居吳徐二君子後是天之未喪斯文又何

患乎心神不自致也引示恒嶽諸篇恒嶽北嶽也在北京真定府定

州合轍迹元美此相為代之效甚明矣先慈所棄不

佞孤於汴中垂踰年者兄弟之誼不忘使莫憫勞備

至寵錫大亨某何以圖稱萬一於此昔所出宰而按

轡臨之樂哉其尚良食

勞去聲

稱去聲
樂音洛

報孫金吾

不佞蓋猶及見尊翁伯仲之盛伯仲當是餘姚孫銜等兄弟則私

竊念之大賢登典當自難乎其為後也乃足下高才

復與羣從兄弟嚶鳴聯翩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益光

來胃則三朝一世家夫三朝謂正德嘉靖隆慶世

燧子都督僉事堪尚寶卿輝南京禮部尚書陞堪子

都督同知鈺陞子禮部侍郎銜刑部侍郎繼布政使

銖太常少卿鏞鏞子進直暇詠言直者論直輒蒙不

鄙洋洋大雅之音乎不佞何幸使聞之今安得其人
焉而晤語一堂之上以是尚友焉未能也

疊音秩

從去聲
嚶音嬰
胃音以裔
也

晤音悟

與趙仲鳴

不佞雖今薄游乎。計惟中返。使諸君子謂不佞初自

三秦拂衣者。前巴見非敢為矯也。盧城一別。遂遠聞問。

抵浙趨冗。為勞辟之。柙鹿豈能一日而忘在野。謝安曰麋

鹿之性終戀芳草。即此意。自知此態是關福德。然而性定之矣。可

奈何歸思之方永也。

報戚都督

維齊在昔。蓋多名將。云士之談境土之盛者。至我尼

父莫敢抵齒。固矣。抵齒無敢啓猶之稱師旅焉。亦無

穰音穰

敢抵齒於我穰。且孫子者也。司馬穰且與孫武子皆齊人善兵法然兩

家區區在二國時。獨以解燕罷晉西破楚耳。齊景公特晉伐

阿甄而燕侵河上晏嬰薦穰且乃命將兵杆燕晉之師燕晉聞之皆罷去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

孫武子以兵法見吳王闔廬王用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非若今之疆

倭轉寇東南數省。殆遍唯公建大旗鼓掃清海上。大

小百戰無不奇捷。遂壯

皇朝之氣。而遙制江廣。使諸偏裨得賈餘勇。填盪潢

池。功不且乎。天下乎不佞實為偉之。想見其為人也。

辱示新刻。觀公行事所設施者。閎廓深遠。太史公穰且傳贊云

賈音古

潢音黃潢池者潢汚行潦之水池也漢

龔遂曰民困於飢寒故盜

弄陛下之兵

卷四

長或部督

七

於潢池中耳

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不佞雖未能竟其義恐即

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司馬法即齊威王所號司

中武進士官
至都督加少
傳

司馬法十三篇不能過也馬穰且兵法也十三篇孫

傳

明矣孫吳傳贊云孫子是書也政自論其行事所既

度音鐸

施設者尤非懸度又云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

其行事所此何以讓穰苴孫子哉竊聞綏履

綏履之履君福

也綏安也蓋在吉甫宴喜之秋

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美其事而未章云吉甫

燕喜既多受祉言吉甫有文以附衆有武以威敵有

功如此當燕飲喜與汪中丞雅歌相和祭遵在軍中

樂多受福祉也與汪中丞雅歌相和必雅歌投壺

和去聲

填音忝似

玉克耳

屬音灼

有儒而王元美雄才篇章交映是為質有其文武焉

如不佞越在田間惟公重望錫我桑梓既已竊幸何

乃亦復下存用頒篚瑱而注屬如此

又

不佞有浙之役則我公聲洽于海上古方叔之壯猷

無過焉采芑詩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元大也未嘗不

翹然願一望見顏色矣詎意假道還朝披覩長者驩

如平生不常款接謬辱清裁愈益瞻注不佞至自拜

表則公之美譽盈庭英實四達秋云高矣漠南宴然

翹音橋遠

羽貌

朝音潮長

上声

檄音吸符檄也

將去聲

狻狻音陰

允

近年以來其在于今。羽檄交馳之時也。獨非大將邪。何公之先聲乃如此。詩云征伐獫狁。蠻荆來威。亦采芭之

詩也。方叔蓋嘗北伐獫狁而有功者。至是宜王命南征。蠻荆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

公威蠻

荆而獫狁來威

聖天子在上。簡書非常之遇。乃公輒試。輒効以釋。

聖天子北顧之憂。而使邊陲被安堵之慶。厥功茂矣。

不佞與里閏之榮。施獲再望。見顏色不勝大願。無已。

則有聞問起居焉。唯是珍攝膺寵。以副凱旋。燕喜之。

祉。燕喜見上篇

睡音垂

堵音睹

閏音汪垣

也居也

已音以

汎音信

契音乞

報劉都督

始以前汎祝海。奉接顏色。乃茲果役矣。契闊何如。契闊見前與汪正

唯是威望素崇。振及萬里。不遺一矢。海

波宴然。即海不揚波意。見與蔡按察書厥功大哉。東道之便。不佞敬

勞將軍。即雖冗僚。安枕是賴。用感述焉。向再辱諭。欲

以二鹿見餉。已知麾下士。驩馬騰暇。而校獵豫卜。畢

後無形之勝。用賈餘勇。今幸割鮮以犒從者。即若不

佞。謹致單醪。云爾。新茶一觔。上克雅飲之。清賞以効

別忱。凱旋。埃有嗣請。不次。

勞去聲

已音以

賈音居古

犒音靠餉

也

醪音勞汁

湔酒也

觔音斤

又

將去聲

踊音勇

樂音洛
已音以

掣肘音制

長上聲

聲音慶

日過朱司空抵掌談足下。今之大將也。惜乎置之海

濱而令勇無所施。徒以距踊超騰。即投石超距之意日饗士

為樂耳。此公平生愛才。一時知名。無不延納。今已

入補。當為足下游揚。推轂無疑。猶曰某知人。益可徵

也。向得戚將軍書。言邊事掣肘。足下寧願之乎。掣肘見前

送河南按察副使王元美序長君諸郎日玩膝下。二夫人與諸佳

麗歌舞。飲帳中。何如不佞。罄折貴人門也。罄折俯伏曲躬之狀

報李參將

詩有之。剛亦不吐。則公之拒伊庶人也。仲山甫之為

德焉。詩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茹納也吞啗之名不茹柔故不侮鰥寡不吐剛故不畏強禦

不肖孤扼腕言天下士願交驩公久矣。在陳傾蓋雅

意。一時至今未忘。念不可報。先慈見背。方愧大梁

署中。猶尚淺乎其為緇衣之愛也。鄭桓公武公相維為周司徒善於其

職周人愛之而作緇衣之未敢訃聞而使者追及于

曹致賻惠焉。致貨財助喪曰賻何以有此於長者乎

與黎都司

貽我來牟。句見周頌貽遺也來小麥牟大麥言天遺我民以來牟之種以養斯民也公蓋

腕音琴上聲
手腕也一作
腕音嘆也

訃音付告
喪也

賻音付
長上聲

自淮徐千里而近矣酌言嘗之

詩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乃沾汗

醪音勞汁
漉酒也

如身在故鄉者非投醪之惠耶

黃石公記曰昔良將用兵有饋一簞醪勞

狎音匣

者使投之於河令將士近迎流飲之夫一簞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念之與其矜南之奇也寧北而狎處斯又不佞託於

長者哉

報內黃王令

天縱之才辟之飛黃良馬結綠良玉其步驟符采人盡奇

之不必卜樂矣卜和識王伯樂識馬不佞承乏關中得足下於

鬚音條小
兒垂髮也

鬚齡垂鬚之年蓋適遇之耳自我不見誰其舍諸而敢貪

天功為已力乎

漢書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為已力乎

況復不數

年而舉進士出宰百里

光武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由是以躋

崇揚烈載錫之光為不佞重

皇矣詩云則篤其慶載錫之光載亦則也錫與

也言王季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蓋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

耳使得以藉多賢蒙鑒裁之稱者哉輒辱存問是明

不鄙雖足下性自篤諛然即所不遺故舊而加意百

姓以為百里父母者可因識其循良之績矣既以緒

餘成政老子其緒餘以為國家而游息於藝文以嗣家學奚但

仕優則然也近會王元美備述足下為屬吏之最者

鑒裁即明於
鑒別人才之
意

此即其厚故
而得其仁民

之既又即其
政績之優而
得其祿文之
優

狀云三郡一令矣此公少推與而獨極口足下也

與劉希臯

十年家居稱貸瑣屑不計子錢子錢謂利息也用濟屢空贍

及病友方欲立逸老之會以樂白居易致仕家居結香山社作逸老會

而高臥不堅復此婆婆姿舞者之容此借言其勞瘁也甚愧夙心矣

報鄧令

蓋既按餘姚夾江而城崇墉言言句見皇矣詩墉城也言言高大貌

以為壯哉縣也令非其人不可焉乃賢奉謁郵亭則

不佞察其氣已足以勝之矣舟中數語更與所圖上

樂音洛

婆娑音翻
梭

墉音庸

郵音尤

已音以

民

填鎮同

將去声

募音慕

叶音恊

方畧相脗合俊傑之識匪爽也諸葛公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八章

條達老成謀國異日足下撫填一臺以柔遐邇大體

具是矣其優主將以重事權有非新進左武自尊之

淺見左武輕武將也而存召募以固士志尤當今預防未然

之遠慮所以懸絕乎潛奪行伍以苟自前節用之微

名者自知未叶羣議而不以嫌為辭諸子所不及也

古人登常山而得符於代者則凡以躬閱視而使大

勢在我耳趙簡子知無恤賢又欲試之乃召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

常山上求無所得無恤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無恤果

由猶同

賢立為太子

賢不由是哉錄致諸編畫列明楷裝輯整麗

甚盛心矣外音韻六書數種仍希終惠不任望蜀之

意云

光武曰人苦不足既得隴復望屬

與張少坤

人言不佞不難於不出而難於出其然乎

稱去聲

皇天子過意病臣無以答稱寵命此其出而自嘗所

由以克乎不出之類者備是矣初尚以邴曼容薄游

與去聲

自喜乃復渡江興盡力勉遁思

詩慎爾優游力勉遁思慎者勿過也勉者

毋決也遁思去意也此以賢者欲去不可留故言其不可過於優游決於去意而終不我顧也抵浙

奔謁無暇起居失次深愧高臥之不堅丁躬自瘁夫

何尤焉

丁當也當我之身而自取勞瘁將尤誰人也詩耗斲下士寧丁我躬郊別馳戀

不任長者十年楚然而愛圖報無時耳

莊子去國十年聞人足音

長上聲 楚音空躡 聲也

楚然而而 喜矣

與吳明卿書

明卿無恙某比歲伏枕之日半之既已拂衣業杜門

一切謝絕客蕭然若未嘗有世上人者今彌年矣獨

王生時時來不佞不得已強起為袒跣相醉耳

即袒衣跣

足亦可相對飲 酒無俗氣也

春來殊憶明卿度幾握手河山之間

恙音樣憂也 病也又恙虫 善食人心故 勞問者皆云 無恙 既音癩跣足 也書曰若跣 弗視地

骯髒音康 莊並上声

叫音獨齶怪 之聲

焉音煙

時事不必言即未嘗不已如言者大率吾二人不如

元美輩為能太骯髒於俗態而已貌後漢趙壹曰伊

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言佞 媚者親而好直者反見棄也咄咄明卿奈何不忍一

日之不宴而偃蹇自遠重令放為豈所謂焉往而不

三黜即三黜又奈明卿何

與宗子相書

不佞近奏績書即考 滿冊當已見報唯足下左右之一老

吏安能為乎秋風且至東望愀然龍也奉職無狀大

早之後水蝗薦至雖某善卧一日為多漢武帝出汲 黜為睢陽太

巴音以下 同 愀音秋色 變也又音 稍

守黜不欲行帝曰吾徒方且首鼠牽於腐儒之見漢 得君之重卧而治之

蚘怒韓安國曰何為首鼠兩端鼠性疑出穴多 不欲 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兩端一進一退也

為苟去以萬一人之憐我不已迂哉萬一謂希與其 萬分中有一分

見憐向所示徐君云云者非敢自視大異不欲輒奪

足下之愛次者慊慊為難爾今所有陳情乞骸骨而

已晉李密上陳情表乞歸養親漢宣帝時 丞相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謂乞致仕也仕宦四十

郡守頭顱可知謝永嘉曰三十作郡 三年不調意同

於棄奈何賸賸無所取材差強足下又何恤焉

賸音貴憤憤 昏眊不明之 絕材裁同 差平聲

又

元美來亟謂子相出遇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

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在劉表坐上備與表論天下人物許汜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未除昔見元龍無客主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備曰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元龍何緣與君語如小人欲卧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表大笑邢

州太守奉職無似囹圄空虛言獄無囚人也一日治

牘十日為布衣之飲秦昭王與平原君少為布衣交及即位欲與平原君為十日之

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瞬千里歸復

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大陸秋色漂

飄行音抗太行山名

眺音眺漂飄同皆音

飄飄音撒漂颯風聲也

颯風聲也類辭貌山濤言稽叔夜之醉也如玉山之將頽

颯頽乎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原右宗左徐

哀吳郎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祿死曰不祿是時也曾替牧

皮為未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興盡驪駒在道驪馬深

二歲馬也驪駒逸詩客欲去歌之共辭云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握手洛水

之上黯淡不語某雖僻情旋亦自失也

與余德甫書

豈其然乎余聞之足下有毀傷新木之警蓋室被火也何

天重困吾黨也不佞不淑乃歲七月為駒也母者竟

以不起徐恭人生駒是歲率向法本檀弓為役也妻者是為白也毋匍匐襄事為

囹圄音冷

語

行音抗太

行山名

眺音眺

漂飄同皆音

飄飄音撒漂

颯風聲也

類辭貌山濤

言稽叔夜之

醉也如玉山

之將頽

驪駒音離

居

洛音名水

儻音敗 謂平開其門

也

音音否莊子 作盆總是死

器耳

宅他字

杪音渺木末 也此謂秋末

儻已極不佞魯之狂士一旦儼然哀服驅之人禮之

中杜門十年忽睹弔客會葬僕僕四視如處女闔戶

矣見人乃知莊叟鼓缶亦哀吾生之常勤耳莊子妻死惠子

弔之莊子箕踞鼓盆而歌惠子不亦甚乎莊子曰人且偃然寢於巨室我噉噉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

命故郭使君古之遺愛鄭子產卒孔子出弟曰古之遺愛也郡百姓之

視其去如免赤子於懷至乃有此豈獲乎上它有道

邪即仕宦之難何恨德甫之不理愈白矣不理即不理於口白

辨明元美杪秋得請使寄白芎今以篋足下焉外律

奉憶敢并及之間者殊闊勉之嗣音

與余德甫

契音結

自為報聞中且三數載不得聞問契闊可知契闊隔遠之意

愛音幸上聲

索將若不能俯仰意殊不甚三復大篇憂然無一凡

著音着

語乃知足下自有所事不著常情即所可欲不遑暇

亡音無

顧今亡論足下心跡山川勿舍行將夙夜即由是置之立言當世作不朽一大業無不可者豈其吾輩厄

此音六

此百六漢書音義曰一元之中有九危陽危五陰危四陽為早陰為水即人元百六歲有陽危故遂爾蕩然進退維谷必不然矣詩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谷

與余德甫

頁

窮也言上無明君下有而後乃今二三兄弟千里比

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詩云德肩守望相助德音不患不孔膠耳音孔膠某七年杜

門於此何嘗坐自悶而令色萎黃唯是德甫稱同調

哉自愛自愛江上雜咏吐哈老莊擁帙閒居超然人

道足下庶幾無疾病何媮快至此極也

與許殿卿

小豚犬老夫爾耳乃辱祿佩之寵愛我哉松霞之祥

又何可當唯是日夜祝諸姬安得就館就館謂就館舍而生產也

為足下更產一男子使豚犬在兄弟行益延世講乎

音委

哈音煞以

口歌飲也

媮音愉又

音偷

河南

嵩高山

河嵩之英取用弘多矣左傳其取精多矣其用物弘矣向謂李伯承

忌不與我為天門日觀之游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

其東南名日日觀雞初鳴時見日始出今則果然元美亦未至魚蔬之

惠姑領俟之襲生書生勢自依依不失為故足下何

慮焉卒恐上書之念未已不甘一貧博士奈何近數

過我手談相命不及時事豈不佞因而學之邪新篇

殊覺適工神明垂應但足下妙悟求似即止不肯由

所不似以致其似為遽有所隔乎正甫方獲主器易

而闡政不寧賀者在堂乎者在門每有良

相去聲

道音曹

閻音網婦主

內政謂之閻

主器者莫若長子

況語助詞或云况當作况

断断節閭閻

臬音業

朋況也。永歎。二句見棠棣詩言當急難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相及也不佞適讀薦章。知足下以其人相為力不淺也。不然豈其自棄十年于茲。公朝大舉。諫臣断断不佞。如其一抱臬吏者。滿天下。臬法也。按察司謂之臬臺獨安得濫與二十人之列。必不然矣。

附錄

贈李于鱗視關中學政序

王世貞

言已與于鱗皆有經術不得潤飾鴻業有扼腕意

言于鱗文術已治獄不能如二鱗之遇

今皇帝創禮樂。褒經術。徵諸公卿侍從之臣。潤色鴻業。日相與賡續歌乎。盛矣。而獨濟南李攀龍于鱗。其文章高天下。以遠故厭廢為外臣。不得與從事。于鱗為順德守。滿考比二千石自如。而是時吳郡王世貞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上之三十又五年。于鱗乃始遷按察副使。奉 璽書乘傳以條課秦博士子弟。而世貞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為文貽于

叙秦戎俗寢陋故中國積不與盟

猶不得接冠帶盟非以俗寢故然耶至於小戎此襄公伐

西戎從役者之家人屢誇軍黃鳥穆公以子車氏之容之盛而致其思念之詩三子為殉國人哀

而賦兼葭音兼加兼似萑而細高數尺又謂之兼葭蘆也諸篇抑何其深文

婉致也齊魯衛鄭其君子脩於辭相矜尚鉅麗矣乃

見黜於仲尼而錄秦誓也說者謂豐鎬之間周之遺

教漸焉秦王吞誅六雄首采李丞相斯言焚詩書尊

法吏天下額音額不休息貌然而吏是師所存者醫藥卜筮

種樹家言耳更觀所稱制與金石之銘猶郁郁爾文

也無乃陽棄而陰工之耶此序秦文猶有可觀漢興治馬上以

上取天下亦欲而自栢梁以來武帝起栢梁臺詞賦稱西京

無偶者賈誼司馬相如子長吳丘壽王褒雄諸大夫

東西南北人也則豈其秦土風是競七葉而後其衰

也甚矣其不振於文也則亦豈惟秦此言文衰不獨秦然於乎

天子非有挾書之禁固闡闡六經而道路子史矣未

央官名馭殿名娑樓高五十丈井幹漢武帝立井幹之瓦猶一二存者

寧無先人語遺也千餘年來二華遠蹶終南太乙高

蟠而插天欲澧吐瀉不削其舊獨以百二之險師古日秦

西漢都關中言一時文盛不但關中

秦漢不重文而文反高今日重文而文反卑合其之得意

言山川險得百二者一萬人。士馬之富。下瞰山東而已。此段言秦地徒

之氣不產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險。然吾聞孝廟時北地有李獻吉者。一旦為古文

文徒以險要辭。而關中士人雲合景附。馳騁張揭。張揭即揭竿為旗蓋庶

幾曩古焉。父老言故相楊文襄公寔為之師。倡之。獻

吉諸君子時時慕稱楊公不哀也。彼所謂師者。訓詁

割裂食宋氏之遺。尚不能舉二戴何鄭以博甲乙。第

則可。即諸君子獻吉一二而外。亦豪舉耳。烏在其能

倡也。此段言獻吉之雖然。千餘年來。磅礴鬱積氣不

得決。楊公亦小振之。亦難能哉。此一轉言楊公亦人所難能于鱗

為文宗而今人思奮當何

之為順德。視右扶風部貴人。毛束以吏事。且於文非職。即有所著作。重自悶不出。而西河之濱。踐響而思奮者比比。

今上以秦故。選于鱗。非少于鱗有所不足。益以秦山

川。今自致其造而已也。語曰。順風而呼。不加長而應

者。眾言自上易也。詩不云乎。如堦。如璋。如

珪。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牖開明也。堦唱而

取求攜得而無于鱗。其有以牖秦哉。世貞探秦風而

得小戎諸篇也。刑書而取。可以誓者。知其為于鱗功

上選于鱗欲以古文辭造秦歸以牖字得體

東晉完密

矣此段歸結于鱗有以牖秦

湯賓尹曰關中故秦地秦不與中國之盟舊矣及始

皇并有天下焚書坑儒士不師古而吏是

師然其碑制與金石銘猶然文也奈何至

今日第以百二之險士馬之富下瞰山東

已哉是在有以倡之獻吉能為倡而未必

有其柄今之假于鱗以柄也其大有造於

秦巴夫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王世貞

敘事有本而中間轉折多致步步着緊

致步步着緊

貴顯時模樣宛然如畫此篇較壽張母六十序俱稱完錦云

慕為太夫人自誓語句句迫真而一段報直悽楚之

歷下有李生者治毛氏詩釋褐尚書刑部郎李生能

為古文辭奇士也與予好坐燕間語及已曩所以貧

狀與太夫人事未嘗不簌簌音速涕下也李生之言

曰某也九歲而背先君子二弟方呱呱呱呱泣聲也泣而蓋是時先君子先已娶有子云太夫人為後室而祖母楊老而昵前子懼某輩長產當瓜分以薄而覲我太夫人之易嚮也我太夫人日夜抱諸孤泣曰天乎吾乃愛旦夕命哉即二三子之胥顛躓無以報

狀自溢篇端
讀之令人墮
淚

太夫人儻金
粥田政為其
後計而窮且
益甚苦節益
堅故躬親女
紅而督其少
子為傭嗟嗟
李君一貧至
此哉然此固
天所以磨鍊
英雄之骨而
壯之進者厥

地下於是自誓潔束不一問戶外事而侍祖母揚益

共謹如新婦時蓋八年楊坳古歿而前子以昵故稍

蕩其業益恨有某輩也太夫人重嘆泣曰天乎其終

忍絕李氏哉乃廢箸出儻金田可粥者二十租踰年

僅十租而又坐貸息故廢箸徙儻學舍旁貧益甚於

是乃漸長稍稍取遺書讀之太夫人躬力作女紅泚

泚音統統音纏泚音打泚音洗也統音絮也言為二弱弟則為

人傭保給之蓋女子更命併日食也此序始貧時太夫人能見其大

日余謬從有司薦乙巳之歲請告歸故里中具冠服

後奮翮天池
揆藻金殿而

率一二弟拜堂下置酒願得奉頃刻權太夫人顧愀然

請詰地封稱
觴上壽光榮

不樂罷酒久之乃念先君子與貧時爾余聞李生言

極天而母視
之漠如也則

而悲之且私以識太夫人礪節和行順拂而并苦可

母所以斷李
君者大而始

丈夫氣焉此序太夫人亡何生復來謂余曰太夫人

終一轍之節
于此益章

今五十而加七誕辰近矣某謂鮮所當意者而得子

三者見盛客
飾而壽春珍

之一言為壽何如余曰子之壽太夫人也將盛冠服

羞而壽率堂
前子婦諸孫

耶曰然致水陸旨甘脩髓耶曰然力未悉率若婦二

而壽此亦人
間快事而太

弟槩諸孫列前後耶曰然然則太夫人亦若乙巳之

愀然者爾此言據自前之貴以壽

李生色恐不復對

夫人猶然不
快意可知矣
惟是李君政
績操行學識
文章各臻粹
美于以恢前
人基緒則太
夫人始怡然
無憾此尤徵
其志大果遂
且不以窮達
易操典子與
氏之母稱美
美云

曰無恐也子曩昔第而歸它亡自樹見太夫人慙古
字子之沃而志瘖也佚易思也故戚夫謂為子戚耳
此又言前日之愀然念其于距今服官恪砥行誼而
貧懼其志瘖易思而戚
博古善文辭脩先君子業而廓大之太夫人庸戚耶
且太夫人賢者也其不以人情病人理固夫此段言
官而文太夫人始樂於是李生色少解而予又前告之曰未既
也子盍益勉焉子之造與太夫人之壽日進高明融
顯海內稱李母與孟母並母論河東氏焉予歲得文
壽之不然而子官且更高產更厚歲時伏臘窮數道

力窮數道之力考鍾鼓擊鍾鼓於堂行玉行有玉佩聲曳紫縣

官俯謁如家人禮為壽而太夫人愀然自若也子以
為孝乎哉李生悚然起拜歸而語太夫人太夫人曰
善

贈李于鱗序

王元美

海內稱文章家不相下更齟齬音倚劾皆齧也田儋傳齟齬用事者勝

已者此其常云日前日也吾之使而南也于鱗辱之言

計于鱗所許亡過北地陝西慶陽府漢為北地郡李生矣李生獻吉也

其次為仲默又次昌穀而其微詞多譏切某郡某郡

二君子晉江王道思二君子固蠖伏林野其聲方握

柄所褒誅足浮沉天下士而其徒某某諸貴人日相

與尊明其道引繩批根言有小人共排退之勿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

也生平慕之後棄之者而一旦覩于鱗所非是寧不

言于鱗進空同仲默昌穀

而退晉江毘陵二君子

此言于鱗激切處

于鱗文奇見
駭讀者不能
終句

側目怪且指詈哉

此段言世
人詈于鱗

吾歸不能持于鱗言示

人即示人而讀者不能句若爰居之駭鐘鼓

止于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未
太牢以為膳鳥乃駭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三日死

有卒其亂者亂如關即有能讀一二語而二君子之

聲固已中人膏肓乃心上膏
下之處而易其視聽將無難于

鱗哉此段言于鱗
為世所共難嗟乎吾以為千古所獨喻者此耳

千古獨喻語
是公知于鱗
處

子不能得之於父仇者無以奪而恩者無以致其效

且使所為爭者必欲求勝而驅相易則可不然蓬累

而行乎宇宙之間洗洋自恣適已並足而又何難焉

此段言于鱗為千古所獨喻
人亦各自適而不必難于鱗

夫于鱗之不勝二君子

固當仲默沾沾氣弗克克志所長詩耳昌穀脩靡麗

弱不習古文辭北地生習古文辭而自張大語錯出

不雅馴二君子卑卑成章也度北地生諸公才未易

當于鱗而于鱗名位肖貌少足以動人鄙語云天下

熙熙皆為利來又云利令智昏世濶希心好間一趨

于鱗不如于鱗固無論遂如于鱗而睹其所鼓動而

傳響寥寥如也又焉易其利二子者乎吾聞之君子

不得志于今則欲信之後指學者
之心言既不得志於今庸

品題各當而
云二君子卑

卑成章見不
足學意

世人睹所鼓
動而傳响寥

二自是群趨
二君子如爭

利然

信之後徵之
古是千古獨
喻處

冀後哉則又欲徵之古所謂古者獨其言在耳其人
與骨皆已朽矣奈之何其持而勝之此段言于鱗不勝二君子者以

二君子易學于鱗難學故利令智昏而卒難于鱗也吾復游京師屬于鱗已出

守順德吳興蔡某從西來過于鱗而論文某者故二

君子友也其所持議與識亡以長于鱗則謂吾李守

文大小出司馬氏司馬氏不六經隸人乎哉言司馬氏徒為

蔡子謂于鱗文只模寫司馬氏不免蹈襲

六經隸後也士於文當根極理道亡所蹈奈何委曲逐事

變模寫相後也正見其為隸人處吾笑不答嗚呼古之為辭

者理苞塞不喻假之辭托辭以明理今之為辭者辭不勝

理已

跳而匿諸理假理以掩辭六經固理區藪也言為理所聚已盡

理已盡不復措語夫繇秦漢而下二千年事之變何可

窮也代不之司馬氏司馬文傳于世代代不之當令人舉遺編而

躍如胡至今竟泯泯哉言司馬文人亦不易識蔡子而稱六經

具在則理具在又寧作錄中語喋喋而佔佔繁固奚當也

世之文行者曰碑誌序記論辨固皆史變體也冒其

名不曙音署日初出光明也所繇苦而要之理亦寬矣此段言司馬文

不易識必欲言理則可六經在不曙人文而要之理非也然李于鱗文其可必哉或更謂如

君言于鱗誠文人文人者易事自喜宜不稱為守今

可為太史公知已

文章吏治俱從司馬生議論

根極之論

諸生相聚而訾易太史氏者非貨殖游俠耶乃其辨
 風俗要塞織修其民人羯音結羗音夷與物土膏瘠
 所宜否介若指掌然令他書生周行人間白首奚替
 明也而班氏稍能密於文叙循吏所以狀委致如其
 自叙亡憾此豈齷齪工紙上言者以人所不能明者
 則太史氏亦漢時君臣少用之為羣國守相彼其所
 未可輕訾吳公治平趙張廣漢下哉天地
 因利巧中肯出吳公天下第一趙張廣漢下哉天地
 之精英發之於文章而粗跡及政事亡二也應文人
 自喜宜不者易事子何以一時文章而驕吾千萬年傳之
 稱為守句一時

千萬言 吾故舉之遺于鱗即二君子之徒移目吾側目

吾且甘之矣此段言于鱗長於文政事乃其餘事

李于鱗先生傳

王元美

舟州與滄溟最善故其叙

李于鱗者諱攀龍其家近東海因自號滄溟云當其

事皆挾實而談中間文法

業成時海內學士大夫無不知有先生者而自其六

變幻詞法聯絡俱見作手

七友人居恒相字故其為于鱗獨著此段原于鱗名之獨著于

高出晉漢之上

鱗之先世濟南歷城人父寶以貲事德莊王為郎善

酒任俠不問家人生產繼娶於莊夢日入懷昔李于郤母夢日

于鱗九歲失怙而孤其寡母為之業紉紵以資其讀

而生于鱗于鱗生九歲而孤其母

張影相弔也寡居惟與影相弔旦緝纊紡績練麻也不足以資修

脯而自其挾冊請益塾師為之避席者數矣補博士

想此時悽楚萬狀正所以

磨練英雄而後曰于鱗之發跡母氏之受封皆本于此

弟子與今左長史許今邦才少保殷公士儋結髻髮

亂毀齒曰亂交晉江王慎中來督山東學奇于鱗文擢諸

生冠然于鱗益厭時師誦誥學問側弁冠不而哦若

古文辭者諸弟子不曉何語咸相指于鱗狂生狂生

于鱗夷然不屑也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此段言為博士時已

以古文其師時師訓話而欲進之二何舉其省試第二人三年始成進士試政

吏部文選司其明年移疾歸久之疾良已同考順天

試獲雋居多又明年授刑部廣東司主事于鱗既以

古文辭創起齊魯間意不可一世學而屬居曹無事

于鱗狂于才非狂于氣蓋其師時師訓話而欲進之古胸中已有一段裏活百家意向磊磊落落何得而不狂後文章事業甲乎宇

內亦此狂激成之也讀請

狂士為無用哉

于鱗意不可一世學故取

古名家言如尚書以後莊

左班馬諸編無不為之據

撫裁琢以求合于前人之

作而寡問恥見者反駭其

好高信乎陽春廣陵之調

只可為知音者道耳

悉取諸名家言讀之以為紀述之文厄於東京班氏

姑其狡狡者耳史曰鐵中錚錚鏞中狡狡狡不以規

矩不能方圓擬議成變日新富有今夫尚書莊左氏

檀弓考功司馬其成言班如也法則森如也吾據音執

其華而裁其衷琢字成辭屬辭成篇以求當於古之

作者而已操觚之士不盡見古作者語謂于鱗師心

而服求高以陰操其勝於人耳目之外而駭之其駭

與尊賞者相半此段叙其服官之而至於有韻之文則

心服靡間言蓋于鱗以詩歌自西京逮於唐大曆代

建安以後諸公指曹子建
陸士衡江文通
單見數字
才名燁燁沈得其偏而于
鱗收其全故
皇明辭賦之

有降而體不沿格有變而才各至故于法不必有所
增損而能縱其夙授神解于法之表句得而為篇篇
得而為句即所稱古作者其已至之語出于筆端而
不見迹未發之語為天地所秘者創出於胸臆而不
為異亡論建安漢獻帝年號而後諸公有不徧之調于鱗
以全收之即其偏至而相角者不啻敵也當于鱗之
為主事遷員外郎以至山西司郎中曹事寢以劇守
文法無害而其文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
鱗藉藉公卿間聲名藉盛然于鱗竟無所造請于贊

高獨首推于
鱗

不為名計出曹一羸馬蹇蹇勉強而行也歸杜門手一編

矣其同舍郎徐中行梁有譽不佞世貞及吳舍人國
倫宗考功臣相與切劘千古之事于鱗咸弟蓄之為
社會時有所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言則
人人自失也于鱗雅不欲以刀筆見長然其聽讞最

此段見于鱗
忼壯自豪不
欲株守一官
故偃倭磬折
于大人前固
非其意即坐
堂皇理案牘
為郡民兵除

號公平柄臣子執權之臣銜邊帥不通賄中以法欲置之

死于鱗持不可後其人卒自奮功名致大將俄出守

順德問所以守順德者于鱗曰使吾僕僕途道事嚴

客希音韞即今之韞鞞音計跪小拜也淳于髡傳云

計猶畏其煩瑣而欲脫之也

酒于前希講四字總是睨上官之色而進之則俱有所不能晨興坐堂皇指屬吏考計延見鄉老問疾苦為興除脫若承蠲矣莊子云痴儂丈人承蠲猶撥之也于鱗之守順

德可一載所不報最則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或未

之見也奏記漢書曰時有奏記臺使者手自削牘牘多古文

辭語為其名高也者而已之然于鱗曷曷自洗濯勤

於大要居久之政聲流通三輔前後尉薦亡慮數十

隣郡嚴事于鱗若大府丞相御史以故得請白媮志嘗蠲

馬牧地垂三千金留永濟倉粟毋灌輸京師以餉戍

自蠲馬牧地至緩急一策也皆叙其宦蹟復歷綽有

經指置之方蓋匪獨嫺于文章抑其優于吏治三

載奏最紫誥奮同至是而

母之早年躬女紅資脩脯以督課于鱗者庶幾可報

萬一矣

卒裁將作供比真定十之二益永年傳於沙河邯鄲

界中寬二邑力移郡尉置鉅鹿官亭扼盜衝又移巡

司黃榆嶺為晉趙關前後爭得之臺使者毋以難也

于鱗又謂京師仰東南餉不時至而燕齊汴趙邊河

百里而近者毋出賦錢皆賦菽粟浮于河達京師緩

急一策也時頗黷之蒲三載贈郎寶如于鱗官毋張

為太恭人尋擢陝西按察副使視其學政于鱗謂陝

古西京也先朝士大夫北地外多陽浮慕古文辭而

時離之思以實及其始有機矣亡何其鄉人殷中丞

于鱗之心非公不能道公
意謂于鱗海內知已

來督撫。以檄致于鱗使屬文。于鱗不懌。曰：副使而屬視學政，非而屬也。且文可檄致耶？會其地多震動，念太恭人老家居，遂上疏乞骸骨。拂衣東歸。吏部才于鱗而欲留之，度已發無可奈何，為特請予告。告者休告者休謂之名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故事外臣無予告者。僅于鱗與何仲默二人耳。于鱗歸則構一樓田居，東眺華不注，山名西揖鮑山。曰：它無所溷也。吾目也。繡衣直指郡國二千石，干旄屏息巷左，納履錯於戶。奈于鱗高枕何？去亦無所報謝，以是得簡貴聲。而二三友人獨殷許過。

二西在胸莊生在舌故有此廣博瀟灑

從靡間時徐中行亦罷官家居，坐客恒滿。二人間之交相快也。于鱗乃差次古樂府擬之，又為錄別諸篇及它文益工，不蹉而走。四裔然居恒邑，邑思一當世貞兄弟曰大兒孔文舉，即孔融小兒楊德祖。楊脩也此二句乃爾衡之言爾，衡與融善，常對操稱之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不足數也。吾其季孟間哉。而世貞則挹損不敢以雁行進也。大司空朱公衡時巡撫，伺于鱗間迫起之，為置酒，懽甚。自是諸公推轂于鱗者相踵而會。今上初大徵召耆碩，于鱗復用薦起。浙江按察副使

嘗視海道篆。按覈軍實。一切治辦。俄遷布政司左參政。奉萬壽表入賀。道拜河南按察使。中州士大夫聞于鱗來。鼓舞相慶。而于鱗亦能摧亢為和。圓方互見。其客稍稍進。無何而太恭人捐館。扶服還里。不勝毀病困久之。小間尋暴心痛。一日卒。年五十七。所著白雪樓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駒博學能文章。有父風。王子曰。世能名于鱗。莫能名于鱗。所以其旁睨千古。欲凌而上之。乃至不得盡廢其遺。要之創獲之語。烺烺象表者。不虛負也哉。或謂其聲不暢。實位不配。望

刻意型古遂
令柳河東失
色

壽不竟志以為恨。夫涖園

莊玄亭

邵康

杜門著書

班

而生寥寥者。豈一于鱗也哉。藉令台鼎足重。李生彼

夫。屈宋兩司馬。幾先得之矣。無涯之智。結為大年。日

月。經天。光彩常鮮。先鳴呼何恨哉。

陳眉公曰。元美與于鱗善。亦心相許也。于鱗亦云。當

元美見予時。於稠人廣眾之中心。知其為

予。故其創獲之語。尋解人不得。獨元美能

解之。至今人亦知有于鱗先生者。寧非其

身雖死。自有不死者存耶。

即小年不及
大年之說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卷四終

